

潮州方言百余年来韵母演变的研究*

徐宇航

提要 潮州方言韵母在百余年间经历了“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uan/uai 韵母主要元音高化”和“ŋ韵母搭配规则变更”三类主要变化。以往学者只留意到“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特征。本文则借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罗马字语料与方言韵书，全面讨论潮州方言韵母的演变。研究发现，潮州方言百余年间除了-n>-ŋ/-t>-k演变，还有a>ɛ规则的存在。ŋ韵母在百余年间也发生了ŋ>uŋ/ŋ>ɯŋ音变，这种音变与ŋ韵母和声母的“搭配规则变更”相关。

关键词 潮州方言 韵母 历时演变 罗马字语料 方言韵书

1 引言

本文通过19世纪欧美传教士、汉学家编写的罗马字潮州方言语料^①，以及20世纪初潮籍文人所编写的方言韵书，考察潮州方言韵母的历时演变。19世纪的罗马字语料侧重方言实际音值的记录，20世纪的方言韵书有强烈的字书分类观念，两者相互补充，为考察方言的历时演变提供宝贵线索。据研究，19世纪罗马字语料的基本音系为潮州府城音系（徐宇航 2013: 223—244），故本文讨论之潮州方言指潮州府城（今潮州市区）方言。比较19世纪与今天的潮州方言，声母与单字调系统变化甚微，韵母则在百余年间有较大

收稿日期：2015-01-26 定稿日期：2015-07-23

* 本文为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12&ZD178）与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13AYY001）子项目“潮州地区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14FZ13）阶段性成果。初稿曾于2014年“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讨论会发表，庄初升教授、李炜教授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语言学论丛》匿名评审专家审稿细致、意见精湛，一并致谢，亦感谢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坚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章任何疏漏，概由笔者负责。

演变。潮州方言百余年来韵母的演变包括“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uan/uat韵母主要元音高化”和“ŋ韵母搭配规则变更”。以往学者只留意到潮州方言“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特征。本文则借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罗马字语料与方言韵书的记录,全面讨论潮州方言韵母的演变。

2 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

根据罗马字语料的记录,19世纪潮州方言存在-m/-p、-n/-t、-ŋ/-k三套鼻音、塞音韵尾,今天的潮州方言只见-m/-p、-ŋ/-k,不见-n/-t,-n/-t归入-ŋ/-k,鼻音、塞音韵尾系统从“三分”走向“二分”。此音系变化早为前贤所发现,如李竹青、李如龙(1994: 181—194)、张屏生(1994: 195—222)、林伦伦(2005: 74—80)等已有精彩描写。-n/-t归入-ŋ/-k,实现韵尾系统的合并,实则为音变规则“-n > -ŋ/-t > -k”的实现。吴芳(2009、2013)、徐宇航(2012: 136)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通过对罗马字语料,特别是对传教士Fielde出版于1878年和1883年的两本语料的考察后得出,“-n > -ŋ/-t > -k”演变以an/at类为先。

本文更细致地考察了Fielde所编*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和*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两本语料后,对上述结论有以下的补充:“-n > -ŋ/-t > -k”演变以an/at类为先,只是对部分现象的描述。我们发现,潮州方言以a为主元音带-n/-t韵尾的韵母,包括an/at,以及在潮州府城相当罕见、在汕头港沿岸极为常见的uan/uat,皆已开始“-n > -ŋ/-t > -k”演变。除了an/at,主元音同样是a的合口三等字“宣”“圈”“萱”“喧”在Fielde(1883)、Duffus(1883)中也存在uang的记录^②。因此,率先实现“-n > -ŋ/-t > -k”音变的音类包括an/at,但不限于an/at,主元音为a的音节皆可能参与这个演变,即规则“-n > -ŋ/-t > -k”可拓展为“-n > -ŋ/a_”

“-t > -k/a_^③”。细化这个规则重要性在于突出主元音 a 对“-n > -ŋ/-t > -k”演变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对下文讨论“uan/uat 韵母主要元音高化”有重要意义。

3 uan/uat 韵母主要元音高化

如上文所言，揭示“-n > -ŋ/-t > -k”演变开端的语料主要是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然而在这两本语料中也出现了 wn/wt 韵母（主要为山撮合口字读音），这两种韵母在同时代的其他语料记为 uan(wan) 和 uat(wat)。上述认为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记音细致，捕捉到“-n > -ŋ/-t > -k”演变的先驱，是同类语料中的翘楚。如此，对于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所记的 wn/wt 韵母，也须特别对待。根据研究（徐宇航 2012），本文所参考的 10 本 19 世纪潮州方言罗马字语料，虽基础音系皆为潮州府城方言音系，但在具体音类的记录、描写上，基本可分为两个系列，一为具有强烈府城意识，音类记录、描写尽力贴近府城方言的语料，包括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一为因方言协助人等因素，而侧重描写汕头港沿岸方言的语料，包括 Goddard (1883)、Duffus (1883)、Ashmore (1884)、Lim (1886)、Gibson (1886)、Matthew (1889)、Genesis (1896)、Steele (1924)。我们认为，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所记录的 wn/wt 韵母，正是府城方言异于汕头港沿岸方言的主要特征，wn/wt 不应简单等同 uan/uat。理由有二：第一，在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中除了 wn/wt 类语音，也存在以 uan/uat 中 ua 字母记录语音的情况。如山撮合口末韵字“末”“活”记为 uah，咸撮合口凡韵字“犯”记为 uam，宕撮开口阳韵字“装”的文读音、合口唐韵字“光”的文读音，均记为 uang。既然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仍有 ua 类的记音，如果 wn/wt 完全等同 uan/uat，语料没有理由舍近求远，选择两套符号记录完全一致的读音。第二，在 Fielde (1878) 的音系说明中，我们找到对符号 w 的

论述。Fielde (1878) 以英文单词 one 中的 o 描写 w 的读音^④, one 读 w_Λn, 此间的 o, 大致相当于 w_Λ 读音。换言之, 语料以 w_Λ 描写符号 w, 其中的元音 Λ, 舌位比 a 高, 较接近 ε (徐宇航 2013: 223—244)。基于此, 我们认为 wn/wt 类读音, 不完全等同于 uan/uat。

如此, 记音细致的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又为我们展现了潮州方言的另一项音变: uan/uat 主元音高化, 演变规则为: a > ε/u_n; a > ε/u_t。此演变形成今天潮州府城方言山撮合口字读 uen/uek, 异于汕头、澄海、揭阳等地的 uaŋ/uak 韵母。不过, Fielde 的记音反映当时这一对韵母只演变为近似的 u_Λn/u_Λt, 尚未完全演变为 uen/u_Λt。

同时, 由于贴近潮州府城方言的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收录 wn/wt, 侧重描写汕头港沿岸方言的其他语料则有 uan/uat、uang/uak 的描写区别, 如“圈”字在 Fielde (1883) 中有 khwn (第 329 页) 和 khuang (第 320 页) 两种记录, 而在其他语料中则有 uan (Gibson 1886: 22; Steele 1924: 123)、uang (Lim 1886: 25) 两种记录, 可知, wn 已然存在之时, uan 和 uaŋ 还处于动摇状态。由此可见, uan/uat 韵母主要元音高化与鼻音、塞音韵尾演变是两项起始时间有异, 独立进行, 但相互影响的音变。百余年间潮州方言产生“a > ε/u_n; a > ε/u_t”与“-n > -ŋ/a_; -t > -k/a_”演变, 且“a > ε/u_n; a > ε/u_t”早于^⑤“-n > -ŋ/a_; -t > -k/a_”。由于“-n > -ŋ/-t > -k”从主元音为 a 的音节开始, 参与“a > ε/u_n; a > ε/u_t”音变的山撮合口字因主元音的高化, 延缓了其“-n > -ŋ/-t > -k”演变的时间。也因此, 在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中,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 wng/wk 记录。

4 搭配规则变更

潮州方言百余年来韵母系统经历“uan/uat 主要元音高化”“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之外, 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演变: ŋ 韵母

音节在声母与韵母搭配规则上的变更。吴瑞文、林英津(2007: 1—20)、林晴(2012: 16—20)曾提及这项音变,但尚未详述该音变原理及过程。 η 韵母存在及其搭配规则在潮汕地区具有内部差异,也是潮汕方言与福建等地闽南方言的重要音值差别,具有区域特征,存在讨论价值。本文借罗马字语料与方言韵书,梳理这项音变。

19世纪罗马字语料记录了诸多 η 韵母音节,这些音节主要分布在山、臻、宕、江摄等阳声韵摄。在有层次叠加的音类中, η 为白读层韵母。由传教士John Campbell Gibson(1849—1919)编写的语料*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by S. Wells Williams, of Amoy by Carstairs Douglas*(《卫三畏〈汉英拼音字典〉及杜嘉德〈厦门方言字典〉之汕头方言索引》)前言部分还特别指出, η 韵母与带主元音的 $u\eta$ 不同:“潮州方言的m, n和ng可不带元音单独组成音节,也可与声母h相连,发成一个类似呼气(mur-mur)的音节,如hm, hngh。在这种音节中,没有出现有响度的元音,要与英语中hung和sung区别开”^⑥。比较语料记录与今天潮州方言可知, η 韵母音节与声母搭配的类型和规则在百余年间发生变化。我们统计语料记录,比较19世纪与今天的 η 韵母,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潮州方言 η 韵母在19世纪与21世纪的分布^⑦

韵目	19世纪		21世纪		
	η	un	η	$u\eta$ ($\text{r}\eta/\text{ə}\eta$) ^⑧	$u\eta$
桓(山合一)	断缎段卵钻 酸算蒜管			断缎段卵钻 酸算蒜管	
仙(山开三)	全转传砖穿 软卷			全转传砖穿 软卷	
元(山合三)	饭晚劝园远		园远	劝	饭晚
魂(臻合一)	门村本(白) 顿(白)孙 (白)损(白) 昏(白)	本(文)顿 (文)孙(文) 损(文)昏 (文)	昏(白)	村顿(白)孙 (白)损(白)	门本顿(文) 孙(文)损 (文)昏(文)

(续表)

文(臻合三)	问(白)	问(文)			问
唐(宕开一)	汤烫当堂唐 塘糖郎葬仓 桑钢缸糠			汤烫当堂唐 塘糖郎葬仓 桑钢缸糠	
阳(宕开三)	长肠丈装疮 床状霜孀瓢 秧庄		秧	长肠丈装疮 床状霜孀瓢 庄	
唐(宕合一)	光荒广黄		荒黄	光广	
阳(宕合三)	方(地~)		方(地~)		
江(江开二)	扛肛			扛肛	
麻(假开二)	耍			耍	
鱼(遇合三)	女			女	
脂(止开三)	指			指	

4.1 ŋ韵母的分布与演变规则

观察表1可知, 19世纪ŋ韵母分布范围广, 辖字多, 声母种类丰富, 声调分布齐全。同时, ŋ韵母在百余年间发生了音值变迁, 主要表现在ŋ减少, uŋ、uŋ增多。uŋ为非唇音声母字演变的结果, uŋ为唇音声母字演变的结果。由于19世纪ŋ韵母字还涉及文白异读, 文读层与白读层皆因语音演变而形成音值差异。因而讨论ŋ音变时, 还须梳理层次叠置夹杂语音演变所形成的音类异同。

先看19世纪读ŋ、un, 今天读uŋ的唇音声母字的读音演变。此类字主要分布在山摄(元韵)、臻摄(魂韵、文韵), 具体涉及“饭”“晚”“本”“门”“问”等字。这些字的声母为p(“饭”“本”)和m(“晚”“门”“问”), 皆为唇音, 其演变涉及声、韵母搭配规则变更: 唇音声母字ŋ韵母增生主元音u, 形成uŋ韵母, 即:

规则: ŋ > uŋ / # p、m_

须说明, 如表1所示, 19世纪“本”“问”二字有文白异读, 白读韵母为ŋ, 文读韵母为un, 今天则只有uŋ韵母, 没有异读现

象。这是因为今天潮州方言“本”“问”由 η 演变而来的 $u\eta$ ，恰好与历经韵尾演变 $-n > -\eta$ 的文读音 $u\eta$ 形式一致，形成“异层同读”，也称“文白合流”^⑨。由于19世纪不具异读的唇音声母字亦参与 $\eta > u\eta$ 演变，而臻摄其他声母字今天仍保持 $u\eta$ 、 $u\eta$ 异读，因此唇音声母字读 $u\eta$ ，可能源于 η ，也可能源于 un ，层次差异因语音演变而消失。

与唇音声母字并行的另一种音变则是19世纪的 η 韵母到今天 $u\eta$ 韵母的演变。这种演变也涉及声、韵母搭配规则的演变。19世纪能与 η 韵母搭配的声母类型众多，潮州方言除去唇音的14个声母，除了 l 、 dz 、 η 、 g 我们尚未在语料中找到例字外，其他10个声母，包括 t 、 th 、 n 、 ts 、 tsh 、 s 、 k 、 kh 、 h 、 \emptyset ^⑩，皆能与 η 搭配组成音节。这种 η 韵母能与多种声母组合成音节的规则，在百余年间发生了演变。今天的潮州方言 η 韵母与声母的组合限制增强，除了 h 、 \emptyset 声母能与 η 组合外，其他声母皆无法与 η 直接组合成音节。当其他声母需要与 η 组合时，音节结构就会发生演变，形成 $u\eta$ 韵母。该演变规则可表述为：

$$\text{规则: } \eta \begin{cases} > \eta / \# \emptyset, h_ \\ > u\eta / \# (\text{其他声母}) \end{cases}$$

上述演变规则在潮州方言表现得非常彻底，除 h 、 \emptyset 声母音节，其他19世纪读 η 韵母音节皆发生 $\eta > u\eta$ 音变，转读 $u\eta$ 。形成今天潮州方言部分山、臻摄字与宕、江摄字韵母合流的现象。

同时，规则“ $\eta > \eta / \# \emptyset, h_; \eta > u\eta / \# (\text{其他声母})$ ”的实现也影响了潮州方言其他音节的分布。观察19世纪罗马字语料我们发现，19世纪潮州方言臻摄痕韵、真韵、殷韵的晓影系主要读音为 $u\eta$ 。由于潮州方言发生“ $-n > -\eta$ ”韵尾系统改变，上述19世纪读 $u\eta$ 韵母的臻摄字，今天应读 $u\eta$ 。不过，由于规则“ $\eta > \eta / \# \emptyset, h_; \eta > u\eta / \# (\text{其他声母})$ ”的存在，19世纪读 $u\eta$ 的臻摄字，并不完

全演变为 $\omega\eta$, 而是依声韵母搭配规则, 进行音类重新组合。 ωn 韵母字的历史演变如表2所示。

表2 潮州方言痕、真、殷韵晓影系字在19世纪与21世纪的分布

韵目	19世纪		21世纪	
	ωn	$\omega\eta$	η	
痕(臻开一)	跟根悬垦赧很恨恩	跟根悬垦赧很恨	恩	
真(臻开三)	巾仅银	巾仅银		
殷(臻开三)	斤筋瑾勤芹近欣隐	斤筋瑾勤芹近	欣隐	

如表2所示, 潮州方言百余年来“增生”了新的 η 韵母, “欣”“恩”“隐”并不遵循“-n > - η ”规则, 由 ωn 演变为 $\omega\eta$ 。而是受“ $\eta > \eta / \# \emptyset, h_-; \eta > \omega\eta / \#$ (其他声母)”制约, 先实现 $\omega n > \omega\eta$, 再根据声、韵母搭配规则, h, \emptyset 声母字回归 η 读音, 即“ $\omega\eta > \eta / \# \emptyset, h_-$ ”。

这种 η 韵母增生现象在潮汕地区内部存在差异。潮州府城受“ $\omega\eta > \eta / \# \emptyset, h_-$ ”规则影响最深, h, \emptyset 声母后的 $\omega\eta$ 韵母多转读 η ^①。其他地区受此规则影响的程度则有区别。我们将“欣”“恩”“隐”在其他潮汕方言点的读音情况做了统计, 结果如下。

表3 “欣”“恩”“隐”在潮汕方言的韵母读音^②

	潮州	登塘	凤塘	金石	庵埠	澄海	汕头	泰国潮州话
η	欣恩隐	欣恩	欣					
$\omega\eta$		隐	恩隐	欣恩隐	欣恩隐	欣恩隐	欣恩隐	欣恩隐

表3登塘、凤塘位于潮州府城西面, 受潮州方言影响, 部分实现了“ $\omega\eta > \eta / \# \emptyset, h_-$ ”规则。金石、庵埠位于潮州南面, 与汕头距离较近, 澄海更是归汕头管辖, 其方言特点受汕头影响甚于潮州, 没有实现“ $\omega\eta > \eta / \# \emptyset, h_-$ ”规则。海外潮州方言亦未受该规则影响。可见, “ $\omega\eta > \eta / \# \emptyset, h_-$ ”是 η 韵母历时演变后依演变条件重新匹配的晚近规则, 始于潮州府城, 波及周边地区, 是府城方言与周边方言语音差异的体现。

4.2 η 韵母历时音变的动因探究

4.2.1 潮州方言与福建等地闽方言 η 韵母演变差异解释

4.2.1.1 差异解释

在语音的历时演变中，音变规则因现实语言的验证而为必然，音变动因则只是一种解释。然而，有了语音规则，人们总会关心音变动因何在。事实上，语言演变的制约因素极为复杂，包括语言自身因素，亦包括非语言因素。我们考察音变动因，主要着力于与语言自身相关的原因。因此，要让音变动因具有必然性，同样须在现实语言、语料中找证据。具体到 η 韵母历时音变，潮州方言 η 韵母在百余年间主要有从 η 向 uŋ 和从 η 向 uŋŋ 两种演变。与潮州方言临近的潮汕其他方言，如汕头、揭阳方言，也实现 η > uŋ/η > uŋŋ 演变。然而，同样具有 η 韵母的福建、浙南、台湾等地闽语，却没有实现 η > uŋ/η > uŋŋ 的演变，今天仍保持诸多 η 韵母。因此，解释潮州方言 η 韵母的演变，首先要解释为何在类似的环境里，潮州方言发生 η > uŋ/η > uŋŋ 演变，福建、浙南、台湾等地闽语却没有发生平行的变化。

我们认为，潮州方言发生 η > uŋ/η > uŋŋ 演变，与百余年间发生的韵尾系统演变 -n > -ŋ 关系密切，是韵尾系统演变之后，音系中存在元音空间位置相近的 η、uŋ、uŋŋ 韵母，彼此相互感染、合并的结果。至于为何主流音变是从 η 到 uŋ/uŋŋ，而非从 uŋ/uŋŋ 到 η，则与汉语主流音系结构是 (C)V(C)^⑬ 相关，即“结构模式会制约音位的变化，使之尽可能地维持结构模式的要求”^⑭ 之体现。如此，η > uŋ/η > uŋŋ 演变的演变动因可归结为两点。第一，韵尾系统 -n > -ŋ 的演变；第二，音系中存在与 η 元音空间位置较为接近的 uŋ、uŋŋ（包括由 -n > -ŋ 演变所形成与音系中原有的韵母）。我们以这两条演变动因检测与潮州方言存在同一批 η 韵母的福建、浙南、台湾等地闽语，以此验证我们对潮州方言 η > uŋ/η > uŋŋ 演变动因的预测。

4.2.1.2 同类方言论证

要证明上述预测,我们必须证明,没有发生 $\eta > u\eta/\eta > \omega\eta$ 演变的福建等地闽语,韵尾系统没有发生 $-n > -\eta$ 演变,且这些方言中亦无与 η 韵母元音空间位置接近的 $u\eta$ 、 $\omega\eta$ 存在。据此思路,我们检索“中国五省及东南亚闽方言调查”项目成果。在乐东、厦门、大田、宁德、寿宁、尤溪、平南、建瓯、建阳、惠东、揭阳、文昌、永安、汕头、沙县、泉州、泰国、泰顺、海丰、海口、海康、漳州、潮阳、电白、石陂、福安、福州、福鼎、紫湖、苍南、莆田、菲律宾、隆都、马来西亚、鹿港、龙岩这36个闽语点中,剔除潮汕方言^⑮和没有与潮州方言共存 η 韵母的方言,选取与潮州方言基本共存同一批 η 韵母的厦门、泉州、苍南、菲律宾(泉州)、鹿港方言,及仅在宕、江等摄与潮州方言部分共存 η 韵母的大田、漳州方言,另加入同样具有 η 韵母的漳平永福方言^⑯,对这些方言的韵尾变化情况与有无 $u\eta$ 、 $\omega\eta$ 做穷尽式统计,结果如下。

表4 福建、浙南、台湾等地闽语韵尾变化与 $u\eta$ 、 $\omega\eta$ 韵母分布

	厦门	泉州	苍南	菲律宾 (泉州)	鹿港	漳平	大田	漳州
$-n > -\eta$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u\eta$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omega\eta$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表4韵尾变化 $-n > -\eta$ 与 $u\eta$ 形成一套条件,制约唇音声母 η 的演变, $-n > -\eta$ 与 $\omega\eta$ 形成另一套条件,制约非唇音声母 η 的演变, $u\eta$ 与 $\omega\eta$ 平行存在,彼此无蕴涵关系。从表4的统计数据可知,与潮州方言共存/部分共存 η 韵母,并没有发生 $\eta > u\eta/\eta > \omega\eta$ 演变的福建等地闽语,皆不存在 $u\eta$ 、 $\omega\eta$ 韵母。同时,绝大多数方言也没有发生 $-n > -\eta$ 演变。可见,潮汕方言的 $\eta > u\eta/\eta > \omega\eta$ 音变,与韵尾系统变迁、因元音空间位置接近而合并的现象,关系密切。

4.2.2 潮州方言 η 韵母演变音理解释

4.2.2.1 音理解释

上述对潮州方言与福建等地闽方言 η 韵母演变差异的解释, 实为类比法论证 η 韵母演变与韵尾系统及语音相似的关系。然而, η 韵母因搭配规则演变而向 $u\eta$ 、 $\omega\eta$ 演变, 在音变原理存在可能, 则能为该演变现象的发生提供更实质的解释。我们认为, $\eta > u\eta/\eta > \omega\eta$ 演变的动力, 来自发音部位靠前的声母与发音部位靠后的韵母拼合时发音器官运动的要求。在 η 音节中, 由于 η 独立充当音节韵母, 具有元音性质。这个相当于元音的软腭鼻音 η , 类似一个舌位极高的后元音。此时, 如须与发音部位靠前的声母拼合, 从声母到韵母间, 易产生一个舌位动程, 正是这种舌位动程, 拉动了 η 韵母音节的演变。这种演变将鼻音 η 从音节韵母调整为韵尾, 在声母与 η 之间增生一个承载舌位动程的元音, 并将音节调整为主流音系结构 CVC。在增生元音的选择上, 与 η 发音部位 (即上述元音空间) 接近的元音具有优先权。潮州方言音系中存在舌位偏后的高元音 u 、 ω , 它们与鼻音韵尾 $-\eta$ 在发音部位上具有协同性, 加之因韵尾演化, 音系中已有 $u\eta$ 、 $\omega\eta$ 韵母, 故 u 、 ω 成为 η 演变的选择, 形成 $\eta > u\eta/\eta > \omega\eta$ 。

4.2.2.2 语料证据

如果上述音变原理是 η 韵母历时演变的动因, 则须证明以下两个推断。第一, 在声母与韵母搭配中, 具有与 η 韵母发音部位接近的舌面后、喉音声母音节, 最稳固, 最不容易演变。第二, 与 η 韵母发音部位距离最远的唇音、舌尖前声母音节, 最容易演变, 应为演变的先驱。与 η 韵母发音部位接近的声母音节最稳固的推断, 实为上述 “ $\eta > \eta / \# \emptyset, h_$ ” 的表现, 即: 今天的潮州方言, 只有喉音声母 h , 带喉塞? 的零声母字保持 η 韵母。而与 η 韵母发音部位距离最远的唇音、舌尖前声母音节, 最容易演变, 则须在历史语料中找证据。

19世纪罗马字语料展现了潮州方言丰富的ŋ韵母,今天潮州方言共时表现则告知ŋ韵母演变的终点:uŋ、uŋŋ。在起点与终点之间,我们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获悉何种音节最先变化。此时,20世纪初的方言韵书给我们新的启示。《潮声十五音》和《潮语十五音》是20世纪初潮籍文人编写的两部反映潮汕地区方言音系的韵书,《潮声十五音》编写年代早于《潮语十五音》,两部韵书关系密切。《潮语十五音》“依《潮声十五音》删繁补简……字数较《潮声十五音》增十之二三”^{①7},据相关研究^{①8},由于《潮语十五音》与《潮声十五音》的承袭关系,它们在音系上表现出了高度一致,两部韵书具有相同的声母、声调描写。不过,两部韵书在韵母描写和字音归类上,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恰好为我们论证ŋ韵母的历时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首先看唇音声母字ŋ > uŋ的演变。从发音部位考量,唇音声母发音部位为双唇,与ŋ韵母发音部位距离最远。要证明上文基于音变原理的推断,唇音声母字应为最先演变的音类。这种演变在《潮声十五音》和《潮语十五音》中可找到证据。由于《潮声十五音》的“扛”“钩”韵,《潮语十五音》的“扛”韵皆既收山摄字,也收宕摄字(详见下文表6),可推断两本韵书编写时,潮州方言已发生-n > -ŋ/-t > -k音变,音系中仅有-ŋ/-k韵尾,没有-n/-t韵尾。两部韵书“扛”韵读ŋ/uŋŋ^{①9}，“君”韵读uŋ。因此,唇音声母ŋ发生ŋ > uŋ演变,未变时归“扛”韵,演变后归“君”韵。以下观察唇音声母字“饭”“本”“晚”“门”“问”在两部韵书中的归类。

表5 唇音声母字在《潮声十五音》与《潮语十五音》中的归类

		饭	本	晚	门	问
《潮声十五音》	扛(ŋ)	有	有	有	有	有
	君(uŋ)	有	有	无	无	无
《潮语十五音》	扛(uŋŋ)	无	无	无	无	无
	君(uŋ)	有	有	有	有	有

表5中“有”表示此韵收该字，“无”表示该韵未收此字。这种字音归类清晰展示了唇音声母 η 音节的历时演变情况。从表5可见，在《潮声十五音》时代，读 p 声母的“饭”“本”二字已有 η 、 $u\eta$ 两读，既出现在“扛”韵，也出现在“君”韵，这种现象展现了 $\eta > u\eta$ 演变的两可阶段^②。此时，读 m 声母的“晚”“门”“问”尚未发生 $\eta > u\eta$ 演变，只出现在“扛”韵。到了《潮语十五音》时代，“饭”“本”“晚”“门”“问”各字皆已发生 $\eta > u\eta$ 演变，全部归“君”韵，不再出现在“扛”韵，与今天的潮州话完全一致。这种字音归类的区别，刚好显示了唇音声母 η 音节从 η 到 η 、 $u\eta$ 两可，再到只读 $u\eta$ ，不读 η 的过程，也论证了 η 韵母演变以唇音声母 p 为先驱的语音事实，符合上文“与 η 韵母发音部位距离最远的唇音、舌尖前声母音节，最容易演变”的推断。

再看非唇音声母字 $\eta > u\eta$ 的演变。如上文所言，《潮声十五音》和《潮语十五音》声母、声调描写一致的同时，在韵母描写上存在差异。其中，《潮声十五音》比《潮语十五音》多了“钩”韵。《潮声十五音》有“扛”“钩”两韵，《潮语十五音》则仅有“扛”韵，没有“钩”韵。《潮声十五音》中的“钩”韵字，在《潮语十五音》中归“扛”韵，“扛”“钩”两韵无别。《潮声十五音》与《潮语十五音》“扛”“钩”韵收字情况如表6所示。

表6 《潮声十五音》与《潮语十五音》“扛”“钩”韵收字^②

《潮声十五音》	扛韵(η)	钩韵($u\eta$)
	饭段缎状问郎唐塘长堂 肠胀糖鏊黄门们床牀园 卵丈断远贯鑽劝当脱葬 钻算蒜刺伙	
《潮语十五音》	扛韵($u\eta$)	
	女软郎卵斤勐钩均光缸缸扛跟巾筋根卷捲媵媵仅谨瑾覲贯鑽良 近康糠杭糠息垦劝乞芹勤慙当塘长堂漙唐胀肠断丈鏊汤烫脱档鏊 糖砖庄莊樟脏臟装妆粧攢钻葬状酸孀孀霜桑孀孙丧要算蒜甌恩佉 隐尹乞吃吃吃吃银猜断跟仓舱村疮刺伙床牀欣做掀忻舫勳熏薰 熏勳殷轩轩昕懣墟袄吃很甌恨	

我们认为,从《潮声十五音》的“扛”“钩”有别,到《潮语十五音》的“扛”“钩”无别,正是 $\eta > \omega\eta$ 历时音变的展现。如表6所示,《潮声十五音》中“扛”韵辖字,多为古山、宕摄字;“钩”韵辖字,多为古臻摄字。^②根据音类分布规律,“扛”韵读 η ,“钩”韵读 $\omega\eta$ 。《潮语十五音》“扛”韵则山、臻、宕摄字兼收,应读 $\omega\eta$ ^③。考察《潮声十五音》收字情况可知,诸多19世纪罗马字语料记录的 η 音节收于《潮声十五音》“扛”韵的同时,“堂”“塘”“长”这三个在今天潮州方言中同读 $\omega\eta$ 之字,既收于“扛”韵,也收于“钩”韵。同时出现在“扛”韵和“钩”韵的“堂”“塘”“长”各字,正是 η 向 $\omega\eta$ 发展的重要标志,显示了《潮声十五音》编写时代中,“扛”“钩”虽有别,但已出现混同,且这种混同首先出现在读舌尖前t声母的“堂”“塘”“长”等字。这种“扛”“钩”混同的趋势继续发展,体现于稍后的《潮语十五音》。因而《潮语十五音》展现“扛”“钩”无别,所有“钩”韵字读归“扛”韵的语音格局。可见此时“扛”韵的 η 已发展为 $\omega\eta$,“扛”“钩”合二为一,实现 $\eta > \omega\eta$ 音变。

如此,罗马字语料的 η 、 $\omega\eta$ 之别,《潮声十五音》与《潮语十五音》“扛”“钩”二韵从有别到无别,实为潮州方言 η 韵母音节演变过程的写照。《潮声十五音》中读t声母的“堂”“塘”“长”各字既可归“扛”韵,又可归“钩”,显示了非唇音 η 音节的历时音变,以舌尖前t声母字为先驱的事实。这种事实又印证了上述“与 η 韵母发音部位距离最远的唇音、舌尖前声母音节,最容易演变,应为演变先驱”的推断,即:论证了音变原理对 η 韵母演变的制约作用。

因此,在 η 韵母的 $\eta > \omega\eta/\eta > \omega\eta$ 演变中,发音部位靠前的声母与发音部位靠后的韵母拼合时,发音器官运动的要求是其最重要的动因。在 $\eta > \omega\eta/\eta > \omega\eta$ 演变中,与 η 韵母发音部位距离最远的唇音、舌尖前声母最先发生演变,在《潮声十五音》中展现端倪。全面的 $\eta > \omega\eta/\eta > \omega\eta$ 演变则为《潮语十五音》所收录,展现

了“扛”“钩”二韵合二为一归“扛”韵的语音格局。

5 潮州方言百余年来韵母演变规则 及其次序

基于上文论述，潮州方言韵母在百余年间经历“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uan/uat韵母主要元音高化”和“ŋ韵母搭配规则变更”三种变化，受制于演变规则：“-n > -ŋ/a_；-t > -k/a_”“a > ε/u_n；a > ε/u_t”“ŋ > uŋ/#p、m_；ŋ > ŋ/#θ、h_；ŋ > uŋ/#（其他声母）”和“uŋ > ŋ/#θ、h_”。同时，潮州方言韵母多项演变的起始时间有别：以“uan/uat韵母主要元音高化”为先，“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其次，“ŋ韵母搭配规则变更”最迟，即：

(1) a > ε/u_n；a > ε/u_t

(2) -n > -ŋ/a_；-t > -k/a_

(3) ŋ > uŋ/#p、m_；ŋ > ŋ/#θ、h_；ŋ > uŋ/#（其他声母）

(4) uŋ > ŋ/#θ、h_

规则(1)必先于(2)，(2)必先于(3)，(3)必先于(4)。(1)必先于(2)，(2)必先于(3)可从历时语料的记录得以证实。如19世纪罗马字语料所示，当wn/wt已存在时，(2)才刚刚发生，以主元音为a的音节率先实现规则。而当(2)已经开始之时，ŋ韵母仍可与多数声母搭配，规则(3)尚未产生。(3)必先于(4)可从共时语言分布和规则制约条件得以证实。从共时语言分布上讲，目前潮州府城、潮安、汕头、澄海等地方言，其韵母皆受到(3)影响，由ŋ走向uŋ、uŋ，仅当声母为h或零声母时才存留ŋ。然而，仅有潮州府城较全面实现(4)，潮安部分地区，汕头、澄海则并未受影响。从规则制约条件上讲，(4)的演变条件来自(3)，(3)的声、韵母搭配规则，是产生(4)的基础。故(3)必先于(4)。

6 总结

本文借罗马字语料与方言韵书的记录,考察潮州方言韵母在百余年间的演变。研究发现,潮州方言韵母在百余年间经历了“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uan/uat韵母主要元音高化”和“ŋ韵母搭配规则变更”三类主要演变。“鼻音、塞音韵尾种类减少”以主元音为a的音节为先,部分山摄字因“uan/uat韵母主要元音高化”延缓了其参与韵尾演变的时间。同时,ŋ韵母在百余年间发生ŋ > uŋ/ŋ > wŋ音变。这种音变受到声、韵母搭配规则制约,能为音变原理所解释,并以唇音p和舌尖前t声母字为演变先驱。ŋ韵母演变是潮州方言的自我创新,这种创新形成了潮州方言有别于漳、泉系闽南方言的读音特色,且在潮汕方言内部存在差异。

附 注

① 本文参考的罗马字语料有10本,由19世纪传教士、汉学家和海峡殖民地潮籍职员编写,分别是:

Fielde, Adele Marion (1878)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Swatow: Swatow Printing Office Company. (简称Fielde 1878)

Fielde, Adele Marion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watow: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简称Fielde 1883)

Duffus, William (1883)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简称Duffus 1883)

Ashmore, William (1884) *Primary Lessons in Swatow Grammar*.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简称Ashmore 1884)

Lim, Hiong Seng (1886) *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Singapore-Printed at the Koh Yew Heanm Press. (简称Lim 1886)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6)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简称Gibson 1886)

Goddard, Josiah (1883)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简称Goddard 1883) 此

书为第二版印刷语料，第一版于1847年出版。

Duffus, William and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9) *Sin-Ieh Ma-Thai Hok-Im Tsu Tshuan-Tsu (Ek-So Tie-Chiu Peh-U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简称 Matthew 1889)

The author is unfound (1896) *Ku-Ieh Tshang-Si Ki Tshuan-Tsu (Ek-Tso Tie-Chiu Peh-U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简称 Genesis 1896)

Steele, John (1924)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简称 Steele 1924), 此书另版出版于1909年, 编写年代为19世纪末。

语料书名虽有“汕头(Swatow)”“潮州(Tie-Chiu)”之别, 实以潮州府城方言为基础音系, 参考《十九世纪的潮州方言音系》(徐宇航 2013: 223—244)。语料标调类不标实际调值, 故本文以调类符号标声调。

② “灌”“宣”“圈”“喧”记为uang分别出现于Fielde (1883: 508、320、508), 同时语料Duffus (1883) 也出现“宣”记为uang的例子, 如suang-iâng (义为“宣扬”, 第73页)。这几个字也有主元音高化音变的可能, 因此Fielde (1883) 也收录它们wn的读法, 如“圈”, khwn (第329页) 和khuang (第320页)。但只要存在主元音未高化, 保持a作为主元音的韵母, 就有实现韵尾演变的可能。19世纪潮州方言以a为主元音的带n/t韵尾韵母包括an/at、uan/uat, 潮州方言并无ian/iat韵母。同时, 部分uan/uat在潮州府城方言已有元音高化现象(见下文分析), 尚未发生元音高化的音节才保持uan/uat。

③ 从19世纪语料与今天潮州方言现状看, 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具有平行演变特点, 即既发生-n > -ŋ, 也发生-t > -k。不过, 在罗马字语料中, 塞音韵尾-t > -k/a_规则的例子仅有“达”“扎”“辖”等ak韵母音节, 并无uat变为uak的例子。这一方面因为入声韵音节较阳声韵少, 另一方面因为部分uat韵母音节实际上在早于19世纪已演变为ua?, 这种音节不再参与-t > -k, 另有部分uat主元音已高化为e, 不再读uat。这里由鼻音塞音韵尾平行演变特点将-t > -k/a_与-n > -ŋ/a_对举, 特此说明。

④ 参考Fielde (1878: 5—6) “Sounds of the Letters”。

⑤ 本文的“早于”指的是a > ε/u_n; a > ε/u_t规则开始的时间比-n > -ŋ/t > -k早, 并非指前者结束的时间比后者早, 下同。

⑥ 参考Gibson (1886: 13) “Introduction”。

⑦ 19世纪语料来自上述10本罗马字语料, 21世纪语料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13AYY001)子项目“潮州地区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14FZ13)。潮州方言少数阴声韵读ŋ, 是u元音演变的结果, 但这种u > ŋ早于19世纪经已发生。故这些由阴声韵u演变而来的ŋ在19世纪与阳声韵音节表现一致, 本文一并讨论其演变规则, 特此说明。

⑧ ɲŋ、əŋ韵母与uŋ不具音位差别, 下文统一以uŋ表示。

⑨ 这两个术语分别来自杜佳伦(2013: 409—456)和曾南逸(2013: 228—236),两者异曲同工,指的都是文读音与白读音因语音变化等因素而形成一致,无法分辨。

⑩ 潮州方言零声母字,实际上具有[ʔ]声母,作为发音的起点。

⑪ 表2中同样读h声母的“很”“恨”二字并没转读ŋ韵母,前者由于方言少用“很”,而直接模仿通语读音所致;后者如读hŋ35则与“远”字的白读音完全相同,因别义而没转读。不过,在调查中,发音人表示词汇“仇恨”中,“恨”可读hŋ35,亦可读huŋ35,可见规则对“恨”字也起作用。

⑫ 本表潮州、登塘、凤塘、金石、庵埠方言语料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13AYY001)子项目“潮州地区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14FZ13),其中登塘、凤塘、金石、庵埠皆属潮安地区;澄海方言语料来自林伦伦(1996: 35);汕头方言语料来自林伦伦、陈小枫(1996: 60);泰国潮州话语料来自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局资助研究计划“中国五省及东南亚闽方言调查”(2002年3月)。

⑬ C表示辅音声母及以辅音为韵尾的情况,V表示元音,()表示辅音声母、韵尾非必须。

⑭ 徐通锵(1991/2008: 183)。

⑮ 由于潮汕方言受到潮州、汕头两大首府的影响,皆实现了ŋ > uŋ演变,与其他地区闽语形成区别,故率先将其剔除。

⑯ 语料来源于张振兴(1992)。

⑰ 参考蒋儒林(1921)凡例。

⑱ 陈伟达(2006);马重奇(2008a, b);徐宇航(2012)等。

⑲ “扛”韵在《潮声十五音》中读ŋ,读uŋ是《潮语十五音》的情况,详见表6。

⑳ 逻辑上,“饭”“本”的uŋ读音亦有可能来自文读音un的演变。不过,19世纪同样具有文白异读的“问”却没有在君韵出现uŋ,可见方言韵书未必将文白读音全部记录。换言之,“饭”“本”的uŋ,可能来自ŋ,也可能来自un。但比较“问”的记录,uŋ由ŋ演变而来的概率更大。

㉑ 我们统计两本韵书的收字时,剔除罕见方言字,集中表述与本文论述相关的例字。

㉒ 由于19世纪山、臻摄字读-n/-t韵尾,宕、江、曾、梗、通摄字多读-ŋ/-k韵尾。同时,这些韵摄中都有ŋ类音节的存在。因此,要将“扛”“钩”有别作为ŋ与非ŋ音节区分的证据,逻辑上我们还须排除“扛”“钩”有别是韵尾之别。理由非常简单。先为“扛”韵同时辖山、宕摄字,19世纪山摄读-n/-t韵尾,宕摄读-ŋ/-k韵尾。同一韵辖两种不同韵尾字尤为不合理,只能推断当时的韵尾合并已经完成。再则在“钩”韵辖字中存在“堂”“塘”“长”等字,这些字无论在19世纪语料中,还是在今天的潮州方言中,皆读ŋ或-ŋ,无-n韵尾读音。“钩”韵既然能收完全读-ŋ/ŋ类的读音,我们只能推论,当时的潮州

方言已完成“-n>-ŋ”音变，音系中仅有-ŋ，没有-n，“钩”韵所收音节，非-n韵尾音节。因而“扛”“钩”之别，不可能是韵尾之别，只能是ŋ与非ŋ音节的区别。

⑳ 从逻辑上讲，由于《潮语十五音》已发生ŋ>uŋ/ŋ>uŋŋ演变，零声母、h声母后的非唇音声母字仍读ŋ，应再归一类。然而该韵书取巧，并未收“园”“黄”等零声母、h声母字，故没有再设一类韵母。

参考文献

- 陈伟达（2006）《〈潮语十五音〉音系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杜佳伦（2013）闽语古全浊声类的层次分析，《语言暨语言学》第14（2）期，409—456页。
- 蒋儒林（1921）《潮语十五音》，香港陈湘记书局，香港。
- 李竹青、李如龙（1994）潮州方言语音的演变，郑良树主编《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181—19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 林伦伦（1996）《澄海方言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汕头。
- 林伦伦（2005）从《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看120年前的潮州方言音系，《语言科学》第15期，74—80页。
- 林伦伦、陈小枫（1996）《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汕头。
- 林晴（2012）《潮州方言的鼻化韵》，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马重奇（2008a）《潮声十五音》与《潮语十五音》音系比较研究，《古汉语研究》第1期，第2—12页。
- 马重奇（2008b）粤东潮汕五种闽南方言韵书音系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96—104页。
- 吴芳（2009）《粤东闽语-n、-ŋ韵尾的方言地理类型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吴芳（2013）从历史文献看粤东闽语-n、-ŋ韵尾在19世纪以后的演变，《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34卷第4期，106—123页。
- 吴瑞文、林英津（2007）闽语方言辅音韵尾今读的历史分析，《中国语文研究》第23期，1—20页。
- 徐通锵（1991/2008）《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北京。
- 徐宇航（2012）《潮州方言一百多年来语音演变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徐宇航（2013）十九世纪的潮州方言音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7期，223—244页。
- 曾南逸（2013）文白异读消亡的三种可能模式——以晋江安海苏厝方言正在发生的演变为例，《语言研究集刊》第13辑，228—2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张屏生（1994）《潮正两音字集》音系初探，郑良树主编《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195—22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张世珍（1913）《潮声十五音》，汕头图书报石印社，汕头。

张振兴（1992）《漳平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Phonological Changes of Vowels in Chaozhou Dialect: From Mid-19th to Early 21st Century

XU Yuhang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vowels changes in Chaozhou dialect from Mid-19th to Early 21st Century. Previous scholars only noticed the reduction of nasal and stop codas. This paper discusses all kinds of vowel changes based on Romanized record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rhyme dictionaries. It is found that includes “-n > -ŋ/-t > -k”, there are rules of “a > ε” and “ŋ > uŋ/ŋ > uŋ” in Chaozhou dialect. Moreover the rule of “ŋ > uŋ/ŋ > uŋ” relates to the change of collocation of ŋ and initials.

Keywords: Chaozhou dialect, vowels, diachronic changes, Romanized rec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rhyme dictionaries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 xyh2005@gmail.com）